



我出差了 (小小说)

□ 徐全庆

妻子出差了,储刚从妻子微信朋友圈里看到这个消息时,已经接近晚饭时间了。储刚翻了一下微信,妻子没有给他发消息。储刚有点郁闷。他和妻子已经分床一年多,最近三个月他们几乎没说过话。妻子不出差无所谓,只是晚上又要一个人吃饭,这让储刚有点不习惯。

储刚突然想起上大学时,他时常和同学跑校外吃饭。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跑到一个小吃铺,两个菜、几瓶啤酒、一人一碗面条,一边吃一边天南海北地聊。直聊到店里没有一个人,聊到老板娘赶他们离开,还意犹未尽的样子。储刚怀念起那段时光来了。

储刚决定再找个人好好聊聊。储刚调出微信好友名单,他发现有很多人居然都不认识,当初怎么加的好友,居然没有一点印象。好友名单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一个想聊天的人。又打开手机通讯录,不认识的也一大堆,同样没有找到想聊天的人。储刚更加郁闷了。

储刚烦躁地在屋里踱了两圈,作出一个决定,随机找人聊天。他调出微信好友名单,闭着眼睛乱点,于是点到一个人。女人。

会被误会的,储刚摇摇头,重新找人。这次找到的是单位同事。储

刚也没有和他联系。他期待的是能像上大学时那样,两个人找个小吃铺,大排档也行,边吃边聊,无话不谈。和同事显然不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越是同事越不能说。

储刚只好重新找人。这次找到的是顾林。因为单位的一个项目,他曾经有一段时间和顾林联系较多,也曾一起喝过多次酒。项目完成后就没了联系,好几年了。他拨通顾林的微信电话,没人接。再拨,还是没人接。

储刚决定重新找个人,这时,顾林的消息来了:“在开会,不便接电话,有事请留言。”储刚盯着那消息看了一会儿,知道顾林比以前又圆滑了一些。顾林分明是拿不准自己突然找他的目的,或者是担心自己求他办事,所以才说了上面的话。这是一句可进可退的话,他可以根据留言决定是否和储刚联系。储刚没说一个字,只回了一个抱歉的表情。

接下来找到的是王传金。他们曾经是邻居。王传金租了间门面卖服装,虽然算不上太好,但比起储刚这种靠工资吃饭的人还是很不错的。因为门面离他们的小区很近,储刚时常从那里经过,也没少从王传金那里买衣服。那时候,两人见面时总会聊几句,家长里短的,都

很轻松。后来,王传金从其他地方买了房子,生意也换了地方。起初两人还时不时电话问候一下,后来就只有逢年过节时发一个问候短信,再后来连这种群发的短信也没有了。

储刚拨通王传金的电话:“最近生意还好吧?”

“好啥呀,你不知道现在生意多难做,我连房租都快交不上了。”王传金说,“前几天进货没钱,还是找人借的呢。”

借钱?储刚一楞,虽然多年没联系了,但王传金的消息还是知道一些,听说他生意不错,现在的门面都是自己买的呢。但储刚随即明白了,分明是王传金怕他借钱,这是提前拿话堵他的嘴呢。

“有事吗?”王传金问。

“没事。”储刚说完挂了电话。

储刚直接往小吃街走去。路上碰上谁就是谁吧,他想。不知不觉就到了薛江的楼下。储刚和薛江并不熟悉,只是两人的单位都在一座大楼上,时常能碰面。碰上了也只是客客气气地打个招呼,并没有进一步的交流。储刚并不想请薛江吃饭,但他下意识地一抬头,却发现薛江家的窗户开着,薛江就在家。这是缘分呢,储刚

这样想着,拨通了薛江的电话:“我想请你吃个饭。”

“有事吗?”薛江的声音中明显有警惕的味道。

“没事,就是想和你聊一聊。”储刚说。

“有啥事你尽管说。”薛江说。

“真没事,只是想和你喝两杯。”储刚说。

“实在抱歉,我出差了。回头再说。”薛江说。

储刚又看了一眼薛江的窗户,决定一个人去吃饭。

这时,储刚的微信上收到一条消息:“有时间吗?我想请你喝两杯。”是一个关系一般又久未联系的熟人发来的。

“在忙,有事请留言。”储刚回复。

“没事,就是喝个闲酒。”

闲酒,怎么可能?储刚撇撇嘴,回了一句:“我出差了。”

徐全庆 笔名双旗、席双旗等,在国内外数百种报刊上发表过作品,入选中考语文试卷和百余种选本,百余次在全国各级文学大赛中获奖。著有小说集《绝对机密》等,其中《独手之爱》荣获冰心儿童图书奖并再版。



路过的影子 (组诗)

□ 刘川

诗人的语言

……洪水将至
他试图用诗发出危急警告,
再不撤离,必遭灭顶!

但人们竟然听不懂。

因为他讲的是
是另一种语言
是用人们能听懂的字词
组成的另一种语言

洪水过后
幸存者语言
推崇这种语言
以人人会说几句为荣

但他们不知道
那是用来预告洪水的警报

路过的影子

啊,多么迅疾
一只鸟飞过

而它,竟然在刚开好之药方上
投下一闪即逝的身影
大夫,请问
这只鸟的影子
对病人服药后会产生什么影响

大夫,我还想问您
我十六岁时
一个女人从两米外经过
让我如何康复——

她在我身上
投下一闪即逝的曼妙身影
至今仍对我构成冲击

关于肢体

一个王
将前代另一个王的铜像
熔掉
铸成自己的铜像

一个作家
将无数前辈作家作品中的人物拆解
组成自己作品中的
一个人物

死了的王的身体
过去的人物形象的身体
在世永远循环流转

我惊恐抚摸自己的肢体
它们又是
从哪里来的

扎加耶夫斯基的信

是的,就是那天早上
扎加耶夫斯基

正给一个朋友写信
那个朋友却打来电话

而用信才能联系的朋友
与用电话便能联系的朋友
几乎不是
同一个朋友

扎加耶夫斯基暂停了
手中漂亮的钢笔
看了看手机显示的号码
拒接了电话

他穿过正在冬日阴云笼罩的街道
去小镇邮局寄信
他把那人发回了
在雪花绽放时收到一封信的朋友

关于胶水

甲和乙
婚礼上
对着麦克风和大家
海誓山盟
生死相守
永不分离
我喜欢这样的场面
并且总相信
每对情侣的嘴巴上
都涂抹着
永远粘牢彼此的胶水
只是后来
不妙了
这些胶水
不小心
又粘到了别人

辛丑年腊月十七日手记

天上大风起兮
乱我发型
安得梳子兮
先梳我发
再梳满天风云

蛇

一个艺人吹笛
一条蛇
随之舞蹈
他吹的
是什么曲子
真好听啊
多少年过去了
每见到一条蛇
都感觉它身上
有若干笛孔
我真想上去
用手指
演奏一下

刘川 1975年生,出版诗集《拯救火车》《打狗棒》《刘川诗选》等五部;随笔集《单手掌声》即将出版。现居沈阳。

南墙 (三首)

□ 吴涛

南墙

走到南墙,我们便退了回来
但蚂蚁不退
它爬了过去
鸟儿不退
它飞了过去

我们脚下的灰尘
也不退,它跳了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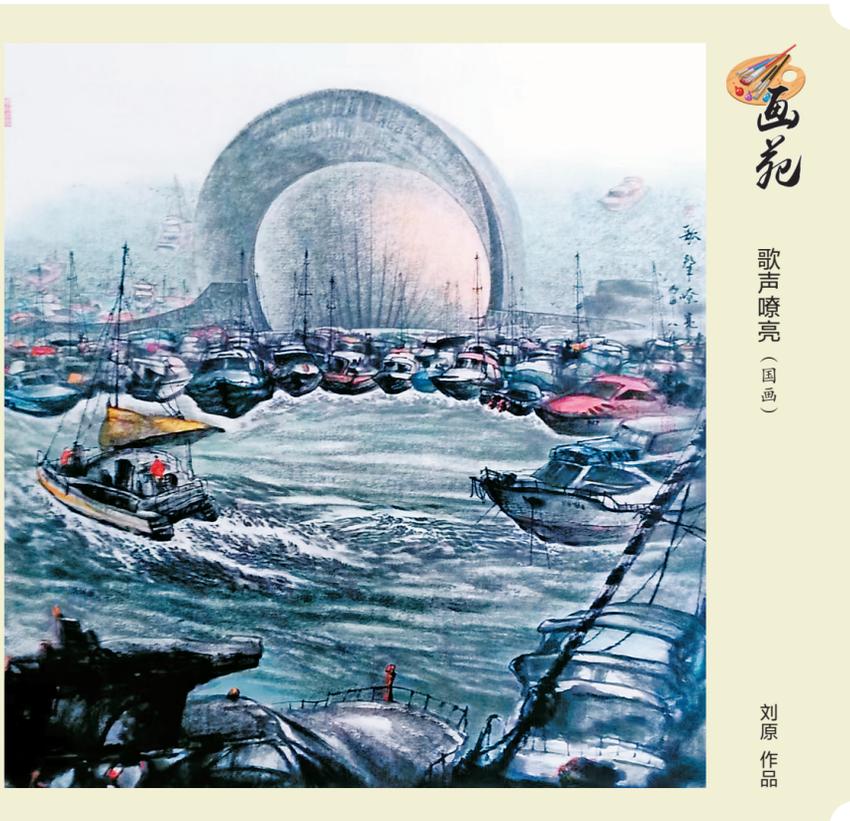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世界上
作为人
我还会痛苦,还会流泪
作为诗人
我还能读到悲悯的诗
甚至我还能
写出悲悯的诗
这就是希望

黄河

如一本书打开
汨汨的文字
流向远方

吴涛 1994年开始在《山西青年》《诗刊》《诗潮》《北京文学》《山西文学》《黄河》等刊发表作品。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文、韩文等。



歌声嘹亮 (国画)

刘原 作品



莲上蝉衣

□ 映铮

立秋那天暴热,摘片荷叶来煮粥。叶上稳稳一层蝉蜕,姿态秀迈,韵致出尘,像荷塘一缕独行的风。听说今年蝉蜕300元一斤,估摸着要多少只才能凑足一斤。此时,窗外蝉声唧唧,炎浪徘徊。蝉们鼓腹而鸣,声声相扣,仿佛日子借它发出的声响。

蝉在城里若隐若现,但在乡村却常常与人不期而遇。它们和夏天共生,与荷花同眠。浓阴背后,蕉叶顶端,变天时云朵偷瞄的窗台,或者萤火虫一寸一寸亮过的书本上,都有可能发现一只丰满体面的蝉。记忆里几时的夏天,多是与蝉撞满怀的各种片段。蝉虽状如蚊虫,却是人畜无害,熟悉了反觉它的憨态与慵懒,分外可爱。父母捉一只给儿女当玩具,小孩捉一只给伙伴当礼物,都会带来惊喜和欢悦。数着蝉声节拍,追着蝉影奔跑是那时的一大娱乐。若是捉得一只,便躲在芭蕉叶下仔细观察,慢慢琢磨。推开它的翅膀数那似有若无的经络,在它冥河深沉的眼里找自己。我们嫉妒它的润泽通透,又羡慕它的倾世温柔。比划着让自己也生出那样一双无与伦比的翅膀,那样一双深邃迷人的眼睛。那时候,时光和精力

都十分充足,仿佛有一百年时间让我们挥霍。花间,树上到处去捉,捉得越多越英雄。吃饭时握在手中,睡觉放在床边。只是不知道一觉之后,蝉是如何挣脱绳线,成为“肖申克”的。童年易逝,盛夏有尽。立秋后的蝉声密集而辽阔,仿佛争先恐后嚷着热,然后纷纷脱衣纳凉。第二天再路过该处,必是蝉衣遍地,令人惊喜。医生说,立秋后的蝉蜕效果最好。

司马迁曾以蝉喻人“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上”,还有人用“金蝉脱壳计成时”表达智慧与计谋,重生与希望。其实,蝉蜕衣的过程很漫长,每分每秒都在挣扎,但为了复活与永生,它们必然要经历这份撕裂,然后餐风饮露,等待下一个季节“五湖千里外”,满载紫罗兰而归。世上本无常照月,天边还有再来春。蝉的转身,居然是如此艺术,如此隽永。

“垂缕饮清露,流响出疏桐。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夏天在蝉鸣声中清晰,又在蝉鸣声里走进。那烫金的太阳,要在告别后才肯落下,而蝉的倾诉,早在晚霞与青草之前就已表达。它那么自由,可以和每一棵树拥抱,与每一株草私语。

它还那么勇敢,为时光吹响号角,为青春拉响警报。它唱啊,喊啊,那些拼了命的盛放就要落幕,那些极致的繁华正在凋落……

听蝉鸣尤如听渔舟唱晚,明明满耳噪嚷,却是内心安然。明明什么都没说,却有一种东西在灵魂深处泛滥。他们说孩子听蝉而眠是生命力旺盛,神经衰弱的中年还能伴蝉而眠,那就是幸福。一片树荫遮半暑,半塘荷香有鲜迹,竹林养素,心闲自远,那蝉歌亦清静,熏风更幽秘。怀黍离心,煮泉抚琴,眼前方寸便是“何处惹尘埃”的清雅。岁月被反复的蝉音修饰而坚,而新,而简静。

有人说:“蝉不懂禅,妄称知了。猿亦有缘,终为悟空。”亦庄亦谐,有情有致。浮世万千,总有风雨,蝉声是多么明媚的治愈。听蝉鸣,听的是日净长空,风清气朗,从而心有山河,苍溟万里;看蝉蜕,看的是百折不挠,千帆过尽,因而懂得了生命的进化,方存信义。一件蝉衣,似通透禅意,带着欲说还休的期待和惆怅。偏它还有“宣散风热、透疹利咽、明目退翳以及祛风止痉”等功效,“合得安期不死药,使我蝉蜕尘埃间”,让人惊讶于它的生前生后都能带给人以美好与良善。

荷叶粥已稠,先盛一碗敬落霞,再等月色碎地,露华作茗。褪色的荷塘总有我一份私有黄昏,它们依然荷香氤氲,烟火娉婷。闲庭信步中,又见莲蓬上有蝉衣在微风中摇曳,神形俱仙,空纳万境。旁边一朵荷花在沉寂中孤守,一盏荷叶于浮藻中炼心,它们三足鼎立,自成人间,它们那么骄傲,灵窍互启。即便神明收走了青春,它们依然昂首挺胸,不改初形。我调换角度,不停拍摄,细细玩赏,手机画面上仿佛选料上乘的缣丝上绣了一只生动的蝉,蠢蠢欲动,清啸自纤。尽管它此时已收了清扬张狂,潦草于此且一言不发,但嘶鸣状还在,声尤响,神态轻盈、神秘且深情。好一番“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

立秋之后,夏正盛夏,留白不空。莲上蝉衣正是蝉声平仄里剥离的空灵词语,在保持纯真的荷塘里见青山,守轮回。忘却蝉声远去,静待秋水宜人。

映铮 中国作协会员,四川文艺期刊联合会副主席,开江文艺创作办公室主任。已出版散文集《欲望书香》《独品》《惟暮此时》,诗集《但是》英汉诗集《时间的隐喻》。



香风十里弄晴晖 (国画)

莫祥 作品